

人文經典

譯叢 三

烏合之眾

群眾心理研究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勒龐 著

Gustave Le Bon

何道寬 譯

 中和出版
OPEN PAGE

目錄

前言 / 001

緒論 群眾的時代 / 007

第一部分 群眾心理

第一章 群眾的一般特徵：群眾心理同一律 / 019

第二章 群眾的情緒與道德 / 030

一、群眾的衝動、易變和急躁 / 031

二、群眾容易輕信，易受暗示影響 / 034

三、群眾情緒的誇張與率直 / 045

四、群眾的偏執、專橫和保守 / 048

五、群眾的道德 / 051

第三章 群眾的觀念、推理能力和想像力 / 055

一、群眾的觀念 / 055

二、群眾的推理能力 / 060

三、群眾的想像力 / 062

第四章 群眾的信念採用的宗教形式 / 067

第二部分 群眾的意見和信念

第五章 群眾的意見和信念裡的間接因素 / 077

- 一、種族 / 079
- 二、傳統 / 080
- 三、時間 / 082
- 四、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 / 084
- 五、教導與教育 / 088

第六章 群眾的意見和信念裡的直接因素 / 100

- 一、形象、詞語和套話 / 101
- 二、幻覺 / 107
- 三、經驗 / 110
- 四、理性 / 111

第七章 群眾領袖及其說服手法 / 116

- 一、群眾領袖 / 116
- 二、領袖的動員手段：斷言、重複和
傳染 / 123
- 三、威望 / 129

第八章 群眾的信念與意見變化的局限性 / 141

一、牢固的信念 / 141

二、群眾意見的變易性 / 146

第三部分 群眾的類別及其特點

第九章 群眾的類別 / 157

一、異質性群眾 / 158

二、同質性群眾 / 160

第十章 所謂犯罪群眾 / 162

第十一章 刑事陪審團 / 168

第十二章 選民群眾 / 177

第十三章 議會 / 189

譯後記 從正名的衝動到中庸的妥協 何道寬 / 213

前言

本書旨在描繪群眾的特徵。

賦予種族每個成員的共同特徵構成該種族的天賦。然而，其中一些人聚在一起構成群眾並有所行動時，觀察證明，他們相聚的事實本身就足以催生一些新的心理特徵，這些心理特徵疊加在種族特徵之上，有時與種族特徵頗為不同。

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有組織的群眾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要，卻從來就不像現在這樣重要。群眾的無意識行為替代了個人的有意識行為，這是當代的主要特徵之一。

我嘗試用純科學的方式去考察群眾現象呈現出的困難問題。換言之，我從方法入手，不受意見、理論和教條的影響。我相信，這是發現些許真理的唯一方式。在這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論戰激烈的課題，這一方法

尤其重要。致力於驗證一種現象的科學家沒有義務去擔心，他的研究會損害甚麼人的利益。在最近一本著作裡，著名的思想家高布利特·德阿爾維耶拉 (M. Goblet d'Alviela) 說，由於我不屬於當代的任何學派，所以我發現，自己的意見常常和許多學派的結論相左。我希望，這本新書也同樣如此。一旦屬於某一學派，其必然結果是支持該學派的偏見和先入為主的觀點。

然而乍一看，我的研究不支持我得出的結論。對此，我應該向讀者做出解釋。比如，我首先指出，群眾，包括精英群體的心理是極端低劣的，然後我又斷言，雖然存在這種低劣性，但干涉其組織仍然是危險的。在這一點上，我應該向讀者做出說明。

原因在於，我對歷史事實最精細的觀察無一例外地向我證實，社會組織酷似一切生物體，極其複雜，強制它們經受突然而深遠的變革，絕非明智之舉。有時，造化固然也急劇變化，但絕不會採取我們的方式。這就可以解釋，無論重大的變革在理論上看多麼完美，大變革的狂熱對一個民族來說都是極端致命的危險。除非民族的稟賦頃刻之間發生巨變，否則重大的變革帶來的收益就無從談起。唯有時間擁有如此的魔力。人受制於觀

念、情感和習俗，諸如此類的東西是我們的基本特質。制度和法律是我們的性格的外在表現，反映了它的需求。制度和法律是我們的性格的產物，並不能改變我們的性格。

研究社會現象，與研究這些現象出現於其中的民族是分不開的。從哲學觀點看，社會現象也許有絕對價值，然而實際上，它們只有相對價值。

因此，在研究一種社會現象時，有必要從兩個不同的方面去加以考慮。你會看到，純粹理性的教誨經常和實踐理性的教誨相悖。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區分適用於任何研究，包括自然科學研究。從絕對真理的觀點看，立方體或圓形是不變的幾何形體，這是由公式嚴格界定的。然而，從它們在我們的眼球上留下的印記看，它們卻可能呈現出變化多樣的形狀。從透視的角度看，立方體可以變成錐形或方形，圓可以變成橢圓或直線。而且，考慮這些虛擬的形狀，遠比考慮其真實的形狀重要。這是因為，我們的眼睛看到的、能通過攝影或繪畫複製的，正是而且只能是這些虛擬的形狀。有些情況下，虛擬的東西比真實的東西更真實。如果按照準確的幾何圖像來呈現事物，那就會扭曲自然，反而不識其

真實面目。我們不妨設想，如果世人只能複製或翻拍物體，卻不能觸摸它們，那麼就很難準確構想物體的形狀。進一步說，如果只有少數有學問的人才能把握物體的形狀，那麼這樣的知識就沒有多少意義了。

研究社會現象的學人應當銘記，社會現象既有理論價值，也有與之相伴的實用價值；並且就文明演進而言，實用價值才至關重要。明乎此，當他面對邏輯先入為主地強加於他的結論時，他就會謹慎從事。

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使他採取類似的保留態度。社會事實紛繁複雜，難以在總體上把握，難以預見其相互影響。看來，一望而知的事實背後隱藏着成千上萬難以窺見的原因。有形的現象背後，似乎有一個強有力的無意識機制在起作用，而這一機制通常不在我們的分析範圍之內。可以覺察的現象好比是波浪，波浪是大洋的表層，大洋深處暗潮洶湧，我們卻不得而知。就其大多數行為而言，群眾在心理上表現出很獨特的低劣性。在其他的行為中，群眾似乎被神秘的力量牽着鼻子走，古人將其命名為命運、造化或天意，我們則稱之為亡靈的呼聲。我們不了解神秘力量的實質，卻不能忽略其威力。有時，在民族的心靈深處潛藏的神秘力量似乎是這一民

族行為的指南。比如，還有甚麼力量比語言更複雜、更有邏輯、更神奇嗎？然而，這一令人稱奇的造化產物來自何方？如果語言不是群眾的無意識稟賦的產物，還能是甚麼呢？知識淵博的學者、最受人尊敬的語法學家的成就不過是記錄下語言的規律而已，他們絕不可能創制規律。即使就偉人的思想而言，我們也要發問，那完全是他們的頭腦的產物嗎？無疑，這些思想是由一個個頭腦獨自創造出來的。然而，群眾的稟賦營造了千萬顆塵粒，形成了偉人的思想賴以生長的土壤，難道不是這樣嗎？

無疑，群眾總是無意識的。然而，這樣的無意識也許正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在自然界，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所能做出的一些動作，神奇而複雜，令人驚歎。理性是人類晚近才獲得的品質，太不完美，不可能向我們揭示無意識的規律，遑論取代無意識的地位。在我們的行為中，無意識的作用極為重要，理性的作用則小之又小。無意識作用的神秘力量尚不為人所知。

如果我們希望待在狹小而安全的範圍內，利用科學來獲取知識，不想闖進朦朧的猜測與徒勞的假設的王國去遊蕩，我們只需注意我們能覺察到的現象，將自己的

思考局限在這個範圍內。通常，我們觀察所得的結論尚不成熟，因為在我們清楚看見的現象背後尚有模糊不清的現象，而且很有可能，在模糊不清的現象背後還有根本看不見的現象。

緒論

群眾的時代

走在文明變革之前的大動盪，如羅馬帝國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國的奠基，乍一看似乎是由政治變革、外敵入侵或王朝的顛覆決定的。然而，更專注的研究顯示，在表面的原因背後，總是能看到人民思想的深刻變化。真正的歷史大動盪不以其宏大和暴烈令我們吃驚。唯有文明更新產生的重大變革影響着我們的思想、觀念和信念。難忘的歷史事件只是隱形的人類思想變革的顯性效應而已。重大事件之所以非常罕見，那是因為人類思想的遺傳根基非常穩定，其他任何東西都難以匹敵。

當前這個時代便是人類思想正在轉變的關鍵時期之一。

這一變革的底層有兩個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會信仰的毀滅，而文明的一切要素都植根於這些信仰。其次是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條件的出現，這些條件是現代科學和工業的諸多發現造就的。

過去的思想幾被摧毀，卻依然強大十足；取而代之的思想尚在形成之中。所以，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過渡和無序的時期。

這個混亂的時代終將演變成甚麼樣的社會，目前殊難斷言。接替我們目前社會的將是甚麼社會，其依託的重要思想將是甚麼，我們尚不得而知。然而，有一點業已清楚，無論未來的社會以甚麼方式被組織，它都必須考慮一種新的力量。這是在現代社會存在的強大無比的力量，即群眾的力量。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許多思想業已衰朽或處在衰落之中，許多權威業已被一波接一波的革命摧毀。在這些思想的廢墟上，唯有群眾的力量得以興起，取而代之，強大無比，似乎命定要吞噬其他力量。我們古老的信念搖搖欲墜，走向消亡，社會古老的支柱一一坍塌，群眾的力量卻獨步天下，如日中天，不受任何力量威脅，其聲威不斷攀升。我們即將進入的時代確乎是群眾的時代。

不到一百年前，歐洲各國的傳統政策和君主之間的鬥爭是引發各類事件的主要因素。彼時，大眾的意見幾乎不起作用，實際上多半不起任何作用。今天，昔日在政治領域暢行無阻的傳統不再起作用，統治者個人的想法和彼此之間的鬥爭也不起作用了。大眾的聲音反而佔了上風。這個聲音讓帝王了解了群眾的行為，帝王必須傾聽他們的呼聲。如今，國家的命運在大眾的心裡醞釀成型，再也不會由御前會議決定了。

大眾階級進入政治生活，換言之，他們逐漸向統治階級轉化，此乃當今過渡時代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普選制實施以後，長期影響甚微，並未成為人們想像中的政治權力遷移的顯著特徵。大眾的力量不斷壯大，起初是由於思想的傳播，並逐漸在人們的頭腦中扎根；隨後，人們結為社團，竭力把理論觀念付諸現實。正是憑藉人的聚合，群眾掌握了與切身利益相關的思想；這些利益未必特別正當，其界定卻格外分明。群眾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們組建壟斷性的辛迪加社團，迫使權威當局屈服投降。他們組建工會，不顧經濟規律，試圖規制勞動和工資條件。他們轉向議會，即承載政府權力的議會；而議員往往缺乏主動性和獨立性，常常淪為推選他

們的委員會的代言人。

今天，大眾的要求越來越明確，逼近徹底摧毀當今社會。他們回眸原始共產主義，那是文明破曉之前所有人類群體的正常狀態。他們的要求是：限制工作時間，實現礦場、鐵路、工廠和土地國有化，一切產品平均分配，為了大眾階級的利益而消滅上層階級，如此等等。

群眾不適應推理，急於採取行動，與理性背道而馳。其目前的組織形式使之擁有強大的力量。我們正在目睹新教條的誕生，它們即將擁有舊教條的威力，那是專橫、至上、不容議論的力量。大眾的神聖權利就要取代帝王的神權了。

那些深受中產階級青睞的作家，最能代表中產階級褊狹的思想、先定的觀點、膚淺的懷疑主義，以及有時略微過分的利己主義。面對這日益壯大的新興力量，他們深感驚恐。為了抗衡人們的混亂思想，絕望中的他們開始祈求教會的道德力量——他們曾經嗤之以鼻的力量。

他們和我們談論科學的破產，以懺悔的心態回歸羅馬，要我們注意神啟真理的教誨。這些新的皈依者忘

了，現在為時已晚。即使他們真的曾被神恩打動，類似的說教也不再能觸動大眾的心靈，因為人們如今已不大關心使皈依者如癡如狂的教條。今天的群眾排斥神祇，這是他們的訓誡者昨天批判和毀滅的神祇。任何神力或人力都不能使河水倒流。

科學不曾破產。對目前的精神混亂，科學不承擔責任；目前的混亂中興起的新勢力，也與科學無關。科學向我們許諾真理，或者至少是我們的智力能把握的有關各種關係的知識：科學不曾許諾和平或幸福。它高高在上，漠視我們的感情，對我們的哀歎充耳不聞。我們只能適應科學，因為甚麼力量也不能恢復被科學摧毀的幻覺。

普遍的徵兆彰顯於各國，昭示群眾力量的迅速發展，不容我們假設，它注定會早早收場，停止增長。無論群眾的力量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命運，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它。一切反對它的推理都是徒勞無益，紙上談兵。無疑，群眾威力的到來是西方文明最後一個階段的標誌。這是一種回歸，即完全回歸混亂無序的無政府時期，而無政府狀態注定是新社會誕生的前奏。試問，這樣的倒退能被阻止嗎？

迄今為止，徹底摧毀破敗的文明一直是群眾最明顯的任務之一。這不僅是今天才能追尋的跡象。歷史告訴我們，一旦文明所依託的道德力量失勢，文明的終極消解總是由無意識的群眾完成的，他們被稱為野蠻人，不無道理。迄今的一切文明都是由少數精神貴族創造和指引的。文明需要固化的規矩和紀律、從本能到理性狀態的過渡、對未來的預見以及高雅的文化。憑藉自身的力量，群眾絕不可能實現所有這些。群眾的力量全然是破壞性的，其作用像細菌，加速病弱者或死屍的消解。文明的結構腐爛時，使它傾覆的總是群眾。只有在這個關鍵時刻，群眾的主要使命才是清晰可見的。值此時刻，人多勢眾的原則似乎成了唯一的歷史法則。

同樣的命運即將降臨我們的文明嗎？有理由擔心，情況正是這樣，不過我們尚不能肯定。

無論情況如何，我們都只好聽命於群眾的支配。由於缺乏遠見，障礙被一次又一次地清除，這些障礙本來是可以遏制群眾的。

我們對這樣的群眾知之甚少，而它們，正在成為熱門話題。專業的心理學家一向遠離群眾，忽視群眾，雖然近年來把注意力轉向了群眾，但他們考慮的僅僅

是群眾可能犯的罪。無疑，所謂犯罪的群眾是存在的，但我們邂逅的群眾也可能是其他類型的群眾，比如道德高尚的、英勇無畏的群眾。犯罪僅僅是群眾心理的一個特殊階段。只研究群眾犯罪，斷不能了解群眾心理的構成，就像不能通過描繪一個人的劣習來了解這個人一樣。

然而，事實上，世上的一切大師、宗教創立者、帝國締造者，以及一切宗教使徒和傑出的政治家都是不自覺的心理學家。在檔次較低的領域，群體裡的小頭目雖不自覺，卻也深諳這樣的心理。他們有一種本能，深知群眾的特徵；據此，他們輕易地確立了自己駕馭群眾的地位。拿破崙對法國的群眾心理有非凡的洞察力，但有時他對另一些種族的群眾的心理，卻完全誤解了。^①由於這樣的誤解，在征討西班牙尤其是俄國時，他遭遇衝突，頻頻受挫，在短時間內遭遇到毀滅性打擊。今天，駕馭群眾正在變為難題，政界人士不再想統治群眾，只求不太受制於群眾；對他們而言，群眾心理學的知識已

① 他最精明的高參對群眾心理的了解也並不比他強。塔列朗 (Talleyrand) 寫道，「西班牙將歡迎拿破崙的士兵，將其視為解放者」。實際上，西班牙人把他們視為獵殺的對象。了解西班牙人遺傳本能的心理學家必然能預見到這樣的「歡迎」。

經成了最後的資源。

只有對群眾心理有一定的洞察，我們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對群眾的作用是多麼微不足道，也才能理解，除了強加於他們的意見之外，他們根本無力提出自己的意見。若要引導群眾，建立在純粹平等理論基礎上的原則是絕對行不通的；給群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誘惑他們，才能引導群眾。試舉一例，若想課一新稅，立法者應該選擇理論上最合理的方式嗎？絕對不行。對群眾來說，最不合理的似乎才是最好的。只有最不清楚、表面上負擔最輕的稅才是最容易容忍的。因此，間接稅不管多高，總是能被群眾接受，因為每天為日常消費品支付一點稅金，不會干擾群眾的習慣。於是，在不知不覺間，這樣的消費稅就暢行無阻了。倘若代之以一攬子徵稅，比如工資或收入的比例稅，即使理論上其徵收的稅額不到消費稅的十分之一，那也會激起群眾的一致抗議。事實是，相對高的一攬子稅金看上去確是一筆巨款，刺激了人們想像的神經，因此被難以察覺的零星消費稅取代了。新的消費稅看起來負擔輕，因為稅費是一點點支付的。清算這種經濟賬需要遠見，而群眾是沒有這種遠見的。

上述例子最為簡單，其適用性很容易被感覺到。它未能逃脫拿破崙這位心理學家的眼睛。然而，對於群眾的特點，當代的立法者一無所知，難以理解。經驗尚未使他們充分認識到，人們從來不是根據純粹的理性來決定如何行動的。

群眾心理學還有許多其他的實際用途。稍許的了解也能給人生動的啟示，使人認清大量的歷史現象和經濟現象；而如果不懂群眾心理，這些現象就完全不可理解了。我將有機會證明，最傑出的現代史學家泰納^①，有時對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事件的理解也多有疏漏，這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想到去研究群眾的稟性。在研究這個極為複雜的時代時，他以博物學家白描的手法為指南。在博物學家研究的現象中，道德的力量幾乎是不存在的。然而，構成歷史真正主流的，正是這些道德的力量。

因此，只從實踐的角度看，群眾心理學就很值得研究。即使出於純粹的好奇，也值得對它加以關注。破譯人們的行為的動機，就像確定某種礦物或植物的屬性一

① 伊波利特·泰納 (Hippolyte Taine, 1828—1893)，19世紀法國實證主義代表人物、文學批評家、歷史學家，著有《當代法國的源頭》《19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等。——編者

樣有趣。我們對群眾特性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種概括，是對我們的調查的一個簡單總結。除了一些建議性的觀點外，對它不必抱有太多的期望。其他人會進行更細緻的研究。今天，我們不過是觸及了一片處女地的表層，僅此而已。

第一部分

群眾心理

第一章

群眾的一般特徵： 群眾心理同一律

就常用意義而言，「群眾」指的是個人的聚集，無論其民族、職業、性別如何，無論其聚集的機遇如何。然而，從心理學的觀點看，「群眾」含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在特定情況下，也只有特定情況下，群眾表現出全新的特點，與其中的個人的特點別若雲泥。群眾裡的個人的情感和意念完全一致，自覺的個性化為烏有，集體心理隨即形成。無疑，集體心理是短暫的，但是它呈現出被清楚界定的特徵。因此，在沒有一個更好的表述的情況下，我們姑且將聚集的人稱為「有組織的群眾」，也許，一個更可取的術語是「心理群眾」(psychological crowd)。它催生了一種獨特的群體，受制於「群眾心理

同一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

顯然，許多人偶然地肩並肩相聚，卻未必就能獲得有組織的群眾的特徵。即使上千人在一個公共場所偶然相聚，由於無確定的目標，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他們也不能構成有組織的群眾。若要獲得群眾的特徵，一些前提條件要發揮作用，我們要確定這些條件的性質。

自覺的個性消失，思想和感情對準明確的方向，這是即將形成的有組織的群眾的首要特徵。要形成這些特徵並非總是需要許多人同時聚集在同一地點。有的時候，由於激情的主導，比如受國家大事的影響，成千上萬孤立的個人有可能獲得心理群眾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們聚在一起，其行為立刻獲得群眾的特徵。有時，五六個人就足以構成心理群眾，相反，數以百計的人偶然的聚集也未必會結成群眾。另一方面，全民族未必是一望而知的聚合體，但在某些影響的作用下，它也會變成有組織的群眾。

心理群眾一旦形成，就獲得一些暫時性特徵，但這些特徵是可以判明的普遍特徵。此外，還有與普遍特徵毗連的一些具體特徵；具體特徵因群眾的組成要素不同而有所不同，卻又可能改變群眾的心理構成。此外，

心理群眾是可以分類的。進行分類時，我們看到，異質性群眾與同質性群眾表現出一些相同的特徵；異質性群眾由不同的成分組成，同質性群眾由大體相同的成分組成，這些成分包括宗派、等級或階層等。除了相同的特徵之外，這兩類群眾各有其特點。

不過，在詳述群眾的類別之前，我們要首先考察其共同特徵。我們像博物學家那樣入手，先描繪生物大家庭的共同特徵，然後細察使種屬分殊的具體特徵。

精確描繪群眾心理很不容易，因為其組織機理由於種族和構造成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還因其所受刺激的性質和強度而變化。不過，對個體心理的研究也遭遇了同樣的困難。只有在小說裡，我們才能看見，個人終其一生的性格都維持不變。唯有環境的一致性方能造成明顯的性格一致性。我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心理結構都包含着各種性格的可能性，環境的突變將使之暴露無遺。這就可以解釋，為何法國國民公會^①裡最野蠻的代表原來都是謙和的公民。在平常情況下，他們會是平和的公證人或公正的法官。風暴過後，他們又恢復了正常

① 國民公會 (National Convention)，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最高立法機構，在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初期擁有行政權和立法權。—— 編者

的性格，成為平和而守法的公民。拿破崙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他最恭順的臣僕的影子。

這裡不可能研究群眾的不同程度的組織階段，我們更關注達到完全組織化階段的群體。如此，我們就可以看到群眾會變成甚麼樣子，而不是一貫如此的樣子。只有在這個組織程度的高級階段，在不變和主導的種族特徵之上才會疊加某些新的特徵。只有到了這個階段，上文所示集體的思想感情瞄準同一方向的事情才會發生。同理，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所謂的群眾心理同一律才能起作用。

群眾的心理特徵有些可能與孤立個人的特徵相同，有一些則絕對為群眾所特有，因此只能在集體裡看到。我們將研究群眾特有的心理特徵，以揭示其重要性。

群眾心理最顯著的特點是：無論其中的個人是誰，無論其生活方式是否相同，無論其職業、性格或智力是否相同，一旦結成群眾，他們便獲得了一種群眾心理；因此，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就和孤立時的個人截然不同。如果不是個人結成了群眾，有些思想感情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轉化為行動。心理群眾由異質成分組成，只是一種暫時現象。人們一旦結為一體，就獲得了

特有的心理特徵，就像細胞構成生命體一樣。在新的生命體中重聚的細胞與單個的細胞截然不同，它們表現出全然不同的新特點。

從睿智哲人赫伯特·斯賓塞^①的筆端流淌出一個觀點，着實令人吃驚。他認為，在群眾的聚合體裡，有一個構造成分的總和或平均值。事實正好相反。真正發生的現象是新特徵的出現和隨之而來的結合，這頗像化學元素接觸時所起的變化。比如，鹼和酸結合形成的新物質的屬性就和參與化學反應的元素有雲泥之別。

組成群眾的個人與孤立的個人不同，證明這一點相當容易，但找出這種差異的原因，卻不那麼容易。

即使只想對這些原因稍作了解，首先也要記住現代心理學確定的真理：無意識現象的主導作用不僅表現在有機體生命過程中，而且表現在智力活動中。相比於精神生活中的無意識因素，有意識因素只起很小的作用。即使最精細的分析家和最敏銳的觀察家，至多不過能找出很少一點支配個人的行為的無意識動機。我們有意識

^① 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他將進化論引入社會學，提出「適者生存」說，著有《綜合哲學》《生物學原理》等。——編者

的行為是無意識的底層的產物，無意識的底層主要受遺傳因素的影響，由無數代代相傳的共同特徵組成，構成種族的稟性。毫無疑問，在我們宣告的行為原因背後，隱藏着許多我們尚未說明的原因，而且其背後還有許多其他我們一無所知的神秘原因。我們的大多數日常行為，都是由我們未曾留意的隱蔽動機催生的。

無意識元素構成種族的先天稟性，尤其在這個方面，種族的所有個體成員都十分相似。他們的差異主要表現為他們性格中的有意識元素，有意識元素是教育的結果，同時也是獨特的遺傳條件造成的。即使智力相差懸殊的人，在本能、熱情和情感上也是非常相似的。在思想感情，如宗教、政治、道德、愛憎等各個方面，人中俊傑比凡夫俗子也難得高明多少。從智力上看，一個偉大的數學家和他的鞋匠之間可能有天淵之別，然而，從性格上來看，他們的差異可能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對支配這些共同特徵的力量，我們渾然不知。在同一種族的正常個人中，這些共同特徵大體相同。我認為，這些共同特徵成為群眾的共同屬性。在集體心理中，個人的智力和個性被削弱了。異質性被同質性淹

沒，無意識的屬性佔了上風。

群眾共同的特徵是只有平庸的品質，這足以解釋，為何群眾不能完成需要高智力的工作。影響普遍利益的決策，要由傑出人士聚首拍板。然而，各行各業專家的決策，未必比一群白癡的決定高明多少。實際上，處理手頭的工作時，專家所能調動的只不過是每個普通人都擁有的與生俱來的平庸才智。群體裡積累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個世界」指的是若干個群眾的集合，那就根本不像常言所說的那樣，整個世界比伏爾泰聰明，而肯定要說，伏爾泰比「整個世界」更聰明。

如果群眾裡的個人僅僅把每個人都具有的平常的品質放在一起，那就只會產生明顯的平庸，而不會像我們說過的那樣，創造出新的特點。這些新特點是如何形成的呢？這就是我們即將研究的問題。

這些新特點為群眾所獨有，孤立的個人不會有。決定這些新特點的原因各有不同。首先，即使僅從數量上考慮，群眾裡的個人也會感覺到一種勢不可當的力量，這使他屈從於本能；獨自一人時，本能必然是受控制的。一旦群眾形成，個人就很難約束自己不產生這樣的念頭：群眾有匿名性，個人不負責任。因此，約束着個

人的責任感便蕩然無存了。

第二個原因是傳染。這一現象既決定了群眾所表現出的特徵，也決定了群眾發展的趨勢。傳染容易確認，卻不容易解釋。它只能屬於催眠術一級的現象，我們稍後就介紹催眠術。群眾裡的一切情感和行為都有傳染性，其強度之烈足以使個人樂意為集體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這是與個人天性背道而馳的傾向。如果不是因為成為群眾的一員，人很難具有這樣的傾向。

第三個原因最為重要，它決定着群眾裡個人的特徵。有時，這樣的特徵和個人在孤立狀態下表現出來的特徵截然相對。我說的這個特徵是暗示性，暗示正是傳染的結果。

若想理解暗示現象，那就必須記住最新的生理學發現。我們今天知道，藉用多種辦法，個人可以被帶進這樣一種狀態：完全喪失自覺的人格，服從操控者的暗示，被他剝奪人格，百依百順，其行為舉止和平常的性格和習慣極端矛盾。仔細的觀察似乎證實，長時間浸淫在群眾行動裡的個人不久就會發現，自己進入了一種特殊狀態，原因可能是群眾的強大吸引力，也可能是其他我們無從知道的原因。這一狀態類似於被催眠者在催

眠師的操縱下進入的迷幻狀態。被催眠時，大腦活動癱瘓，人成為脊髓神經無意識活動的奴僕，受催眠師任意操縱。此時，自覺的人格蕩然無存，意志和辨別力也喪失殆盡。一切感情和思想都轉移到催眠師決定的方向上。

大體上，心理群眾裡的個人也處在這種狀態中。他無法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像被催眠的人一樣，他的一些能力遭到破壞，另一些能力卻得到極大的強化。在某種暗示的影響下，他完成一些行為，急躁衝動，不能自己。群眾中的衝動，比催眠狀態下的衝動更難以抗拒，其原因是，暗示對群眾裡的每個人都起作用，又因為人們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強。在群眾裡，保留鮮明個性、足以逆潮流而動的個人寥寥無幾。充其量，他們只能藉助其他的暗示，以偏離群眾衝動的潮流。有時候，一個愉快的表情、一個及時被喚醒的形象，就能起到震懾作用，並阻止群眾最血腥的暴行。

於是我們看到，自覺的個性消失，不自覺的個性得勢，暗示和傳染使思想感情轉到同一個方向，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出現了。所有這些現象都是構成群眾的個人的主要特徵。個人再也不是他自己，他變成了一個機器人，不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

而且，個人成為有組織群眾的構造成分，僅此一點就使他在文明的階梯上降低了幾格。孤立時，他可能是文雅人；一旦進入群眾，他就成了野蠻人，靠本能行事。他率性而為，狂暴，兇猛，也像原始人那樣熱情和英勇。作為孤立的個體時，詞語和形象可能對他不起作用；一旦進入群眾，任何詞語和形象都令他印象深刻，這一點和原始人更為相像。他受引誘做出的舉動和他顯而易見的利益背道而馳，和他最為人熟知的習慣截然矛盾。群眾裡的個人是一粒沙子，淹沒在無數的沙子中，任由狂風席卷。

因此，單個陪審員不會贊成的判決，提交陪審團時卻通過了；議員個人不贊同的法律和議案，議會卻通過了。如果分開來看，國民公會的委員都是平和而有見識的公民。一旦結為群眾，他們卻迫不及待地支持最野蠻的議案，把完全清白無辜的人送上斷頭台；他們不惜與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馳，放棄自己不可侵犯的權利，在自己人中間也濫殺無辜。

群眾裡的個人在行動上也會背離自己的本性。不僅如此，就在他完全喪失獨立性之前，他的思想感情業已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極其深刻，足以讓守財奴變成敗

家子，使無神論者變成教徒，把誠信之人變成罪犯，把懦夫變成英雄。在 1789 年 8 月 4 日那個著名的夜晚，法國的貴族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棄了自己的特權。如果讓任何一個人單獨做出決定，沒有一個成員會表示同意。

從以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結論：群眾的智力不如孤立的個人。但從感情和感情所激發的行為來看，群眾表現的好壞取決於環境，完全取決於群眾所接觸的暗示。從刑事犯罪學的角度研究群眾的學者，完全誤解了這一點。無疑，群眾常常會犯罪，但群眾也常常英勇無畏。為信念和思想的勝利而慷慨赴死的，往往是群眾而不是孤立的個體。榮譽和榮光使群眾熱情洋溢。在十字軍 (Crusaders) 時代，在幾乎沒有糧草和武器的情況下，為了向異教徒討還基督的墓地，他們前赴後繼。1793 年，為了捍衛祖國，他們英勇獻身。無疑，這種英雄主義有一點無意識的成分，然而，正是這種英雄主義創造了歷史。如果人民以冷靜的態度去辦大事，世界史上就不會留下多少有關豐功偉績的記錄了。